

散文

难忘乡愁

●杨喜庆

跨进六十岁的门槛，顿觉身体发生了许多变化。变化里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前几天的事转头就忘，哪怕是刚想做的事，一转身也忘了头绪；听力和视力也跟着打了折扣。去超市买酱油，竟然拎回来一瓶醋，由此弄出了许多笑话和误会。不过，让我不解的是，虽然记不住眼前发生的事情，而发生在小时候的那些事情却越来越清晰，并时常浮现在眼前。回忆儿时那些记忆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有时竟不由自主了。询问过身边的人，也咨询过专业人士，给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老了。

“老了”这个词终于用在了我的身上，它像个墙横在我面前，让我无法逾越。从岁月手里接过这个沉甸甸的词，瞬间觉得关节僵硬，走路蹒跚。昨天还早起跑步的双腿竟然变得拖沓，像灌了铅一样。我的眼睛模糊了，耳边嗡嗡作响，头发像染过一样变得灰白。

沿着记忆的小路，捡拾流逝的点点滴滴。我渴望鲜花朵朵，可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马儿丢失的巴掌丁。巴掌丁是在那条砂石路上捡到的。

那是一段上坡路，坡路虽然不陡，但是很长。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无论是人还是马，身体都会变

形，重量都集中到脚上，通过脚又传递到腿上。

马儿弄丢了巴掌丁，我的脚指头从鞋里钻了出来。主人打了马儿一鞭子，母亲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儿，拿起针线缝补那个破洞。马儿丢失的巴掌丁太多，只好由主人牵到钉马掌的地方，重新钉一副。主人付了钱，马儿穿上一双新鞋，走起路来也有了精神。走在石板或者水泥路上，发出“咔咔”的声音，像女人高跟鞋发出的声响。

庆幸有母亲给我补鞋，也庆幸马儿有地方钉马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给马钉掌的作坊了，一个给马做鞋的行当即将消失或者已经消失，不免有些惆怅。倒是大街上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穿着窟窿挨窟窿，补丁摞补丁的乞丐服让我不知所措，我担心这样的情景要是让母亲们看到，该有多么伤心。惆怅间，思绪又飘回了母亲常带我去的北山，那片藏着我们生计的土地，是儿时最鲜活的乐园。

北山是母亲常去的地方，我跟在母亲后面，踩着母亲的脚印，大脚印包裹着小脚印。不管是母亲还是我，都认为北山是个宝山。那里有

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北山的春天，榆树钱是最先冒出来的惊喜。在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时代，榆树钱儿是上等美食了。刚一开春，母亲就会带着我去采榆树钱儿，带回家拌上少许苞米面贴大饼子，那是难得的改善生活的滋味。后来，榆树钱儿没有了，有的榆树皮也被扒光了。光秃秃的榆树，奉献了最后一年榆树钱儿，目光呆滞地站在那里，等待它的归宿。我不知道那些榆树在那块土地上生存了多少年，但从它的躯干上看，绝对没有跨入六十岁的门槛。现在想起来，我暗自庆幸。

榆树林的旁边是一片沙土地，沙土地里长满了野菜。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我们的“菜篮子”。最常见的就是婆婆丁、苣荬菜、灰灰菜、猪毛菜、西天谷等等。西天谷就是现在说的苣荬菜，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还有一种苍耳，现在叫苍耳，人不能吃，炒熟了喂猪，猪很爱吃。

一到夏天，北山的山坡还藏着“野果宝库”。半山腰有一片欧里秧，每到夏天就结满了欧里。在老

家说“欧李”是要被老人笑话的，说我出去几年就咬文嚼字，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太做作。老家人管欧李叫nou李，读一声。

欧李非常好吃，像樱桃一样。熟透的时候，鲜红透亮，香甜脆爽，汤汁润喉，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好水果。采欧李的时候，如果发现被野兔吃剩下的，一定是最好吃最甜的。摘下来毫不犹豫地吃下去，我们管它叫“兔子剩”。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菇鸟”“老鸹瓢”等等。至于“桑仁儿”（现在叫桑葚），则要登上金佛山才能吃到，我知道的那些桑树都长在金佛山，北山的沙地上没有。如今再想寻一片榆树林、找一丛欧李，早已是奢望。

北山西面有一片瓜地，看守瓜地的是一个老头。我们几个孩子怯生生地站在瓜地旁，贪婪地吞咽着唾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一个个圆滚滚的瓜。老头看见我们就喊：进来吧，随便吃，把瓜籽吐在苫布上。我们像一群猪仔，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开始吃。

这种瓜叫“打瓜”，是专门出瓜

籽的。主人并不卖瓜，而是要瓜籽。随便吃，把瓜籽留下就行。后来我们知道了，这片瓜地就成了我们解馋的好去处。说实在话，“打瓜”的口感并不好，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上等的瓜果了，关键是白吃不要钱。

北山东面是一片平原，平原上长满了药材。最多的是麻黄草，其次是黄芪、防风、远志、知母、桔梗、甘草等等。挖药材最简单的是割麻黄草，用镰刀把麻黄草割下来，挑干净里面的杂草就可以卖了。每到这个时候，药材公司的大院里就堆满了药材，以麻黄草居多。麻烦一点的是远志。挖回来的远志要用酒瓶子压扁，然后抽出里面的硬芯，晒干才能卖。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好多药材都要经过扒皮、晒干再卖，为的是能多卖些钱。

甘草也叫甜草，干的湿的都能卖，当然是干的更值钱。挖甜草要有专门的工具，所谓的专用工具无非就是把铁锨锯去两侧，使铁锨变窄，有条件的可以用汽车的弓片做一个，那样的话使用起来省力，挖出来的甜草很长，价钱自然就高。如果能挖到带“榔头”且长两米以上

的，那就是珍品，无疑将以质论价了。北山是一块宝地，那个时候，不知养育了多少人。

家门口有一块湿地，人们都叫它“南甸子”。“南甸子”原来是一片稻田，那是日本人留下的。日本人曾在这里种植水稻，养羊。日本投降后离开了这里，稻田慢慢荒芜。荒芜的稻田里生长着一种药材叫“龙胆草”，药材公司的收购价很高。当人们发现这里生长着“龙胆草”的时候，“南甸子”沸腾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挖。我不会挖，只在那里看热闹，顺便在一条水沟旁采“酸不溜”。“酸不溜”是一种喜湿植物，生长在水沟旁。“酸不溜”的叶子上有条纹，浅红或浅紫色很漂亮。厚厚的叶子酸酸的，略带一些涩，吃在嘴里直酸水，是那时候我们的另一种零食。

儿时的记忆是深刻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尽管我已经迈进老年的门槛，但是，儿时的记忆仍然清晰地记在心里，难以忘却，让我常常感叹，常常泪目。我常常问自己，是什么让我总在不经意间眼噙泪水？是什么让我对着远方久久凝望？原来，是乡愁——是刻在骨子里的、关于母亲与北山的，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散文

春之生

●郑学仁

记忆里，早些年家乡春天的降临，曾经饱经痛楚甚至苦难。

辽河经过我故乡的那一段，是在一片沙丘荒坨之中，偏远而萧索，并且河水随着季节变化而陡涨陡落。眼下这个时候，正是辽河的枯水季节，全没了旺季季节的丰沛和澎湃。那不知是哪一世纪形成的沙丘河床便寒凄凄地裸露出来：狼藉横陈的鹅卵石，泛着青幽幽磷光的白眼砂，像火烧过一样焦黑的水漂柴，近岸的地方在寒风中瑟瑟抖动发出尖锐叫声的枯柳残骸。

因地方的荒僻贫瘠，这里的春天也成熟得犹疑而迟缓，中原一带“五九六九，沿河看柳”，我们这里却是“七九河不开，八九雁不来”。如果春天仅仅是来到得迟倒也罢了，它的降生还是如此地艰难痛苦，那孕育了春天的西南信风命里注定饱受磨难。

每年惊蛰一到，乌鸦们的黑色身影就像不祥的纸灰高低飞舞，天地间到处传来它们粗嘎寂寥的鸣叫。于是，大地就开始不安地抖动呻吟，那是西南风母亲产前阵痛开始的先兆。

随着春分和清明气节的先后到来，西南风断断续续的抽搐和疼痛就变成了经旬累月的剧痛。西南风母亲开始在辽河沙砾累累的空旷河床上翻滚，在叶尽枝枯的疙瘩榆、歪脖柳、红柳林、孔蓬棵

中旋转冲撞，在密植着棘刺般锐利的高粱、苞米茬子，因而有如古代刑具钉子板一般的耕地上嘶哑地呻吟着跌爬，在辽河两岸堤坝每一个被牛车马车驴车汽车和历代行人杂沓的脚步碾开踏实的豁口处沉重地喘息，在昏冥迷蒙的天空中发出尖锐的嘶叫。她在分娩痛苦的折磨中被撕扯得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她扑打起万丈黄尘，惊骇得天地失色。

啊，春天，你该是你四季的兄弟姐妹们最为温柔娴淑的一个，可是你的降生却为什么这么折磨人哟！

而此时，太阳，那春天的生父，只能束手无策地站立在一旁，由于惊恐和痛惜而变得面容憔悴枯黄。他和她有过的和细雨雨谈款叙的初识，有过似烈日惊雷疾雨闪电山岳崩颓天地失色极乐极悲难分难解的热恋，终于在青纱帐里永定弯好暗结珠胎，在如絮的雪野温柔地覆盖守护里做着为人父母的幻梦。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当生产真正到来的时候，出现在眼前的会是这样一番情景。

你这在贫瘠的土地上幸福而又痛苦的爱情哟！

这样的日子，几乎还要一直持续到谷雨前后。当西南风母亲的汗水和泪水



草原之鹰（黑白木刻） 周慧 作

一起化作一场春雨飘飘洒洒地洒淋下来，辽河两岸似乎一夜之间就安静了，就柔和了。于是，裹挟着闪光冰块的春水便淹没了河道里的寒惨丑陋了。于是，便听到布谷鸟和牵牛郎儿、蓝点颀儿们此起彼伏的欢快叫声了。于是，便有苣荬菜、婆婆丁、小根儿蒜的嫩芽芽从湿润的土壤里闪闪烁烁地钻出来了，柳条上便爬满了毛毛狗儿，在田野里河堤边挖野菜或者就是疯跑的孩子嘴里就飞出啾啾鸣鸣的柳哨声了。于是，坨坡上、甸子里便回荡起开犁的吆喝声和鞭梢凌空

炸起的脆响，应合着四野里田垄间从日出到日落高低错落敲打点葫芦的繁响。这时，春天才伴随着雷声，这向新世界报到的第一声响亮的哭叫，呱呱地落生在辽河两岸回黄转绿的大地上。

也只有这时，西南风母亲才疲惫慵懒地轻抚着自己备尝艰辛得来的温馨儿，发出阵阵柔声的叹息和如梦如痴的喃喃低语，并且用润湿的眼波和太阳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

你这荒瘠的土地上痛苦而又幸福的母亲哟！

呼唤

●姚淑艳

出来呀！”就成了她们相见的声音密码，那不是命令，也不是祈求，倒像是一种笃定的、亲昵的邀约，仿佛她呼唤的不仅是一只野生的小精灵，而是自小一起玩耍的伙伴。投喂的食物也渐渐地从苹果、梨子到面包片、馒头片……正说话间，一只灰褐色的小影子，灵巧地一蹿，真的停在一根较低的横枝上，两颗黑豆似的眼睛，亮晶晶的，朝下望着。当它确认环境足够安全时，轻轻一跃，从树枝跳到了地上，慢慢靠近小孙女放在草地上的面包片。那一刻，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生怕一点点动静就会把它吓跑。夕阳还没有落尽，温柔的光落在小松鼠毛茸茸的背上，也落在小孙女干净的脸庞上。那一刻的画面，是那样的和谐而美好。原来人和动物之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与善意，一声温柔呼唤，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离开公园时，小女孩那稚嫩的呼唤声，还在我耳边回响。它像一股暖流，漫上我的心头，让我收获了一份安静以外的温情。

想起了学校里一位年轻的女音乐教师。有关于她，一个场景一直印在我

的脑海里——清晨的阳光打进教室，一群女孩子未经雕琢的声音在努力地会合，她们簇拥在女教师的身边，眼神有些羞涩、有些迟疑，但不缺少热忱。那旋律是很熟悉的民歌《知道不知道》，但唱法，是在寻常巷陌不大听到的——美声。孩子们发声的位置似乎还不准确，气息也时断时续，可那股认真劲儿，却透过不甚完美的音准，执拗地传达过来。

“打开……对，声音抛出来……想着那么远的路，会是什么样的心情？”琴声响起，女老师的手在键盘上流畅地起伏，她的眼神热切而明亮，那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呼唤着孩子们向着一个更辽阔、更精神性的世界迈进，去发现那个可能被忽略、被遗忘的，内在的、敏感的，但依然向往美好的自己。孩子们的声音开始有了形状、有了温度，他们笨拙地、诚恳地，努力去触碰旋律深处那份还不十分了解的深情。情感上温柔启发，技法上认真指导，女教师用她的爱与执着唤醒了职校孩子们心里沉睡的东西——对美的直觉，对更细微、更庄重的方式表达情感的向往。

这呼唤，是艰难的，因为要打破日常的壳；但这呼唤又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每一遍重复，孩子们的歌声便齐整了几分，清亮了几分，像清晨的露珠，渐渐凝成圆润的光，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源自内心真诚的呼唤，它是如此温柔而有力量——它让一只松鼠跃下枝头，也让孩子们的声音长出了翅膀。想起父亲卧病在床那二十余年的光阴，面对不能说话、不能动弹的父亲，母亲一声一声的呼唤仍回荡在耳畔，“老伴儿呀，咱们该洗脸啦”“老伴儿呀，咱们该吃早饭啦”“老伴儿呀，咱们又要迎接新的一年啦”，诸如此类。就在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呼唤里，我的父亲安享了虽然简单却不失幸福的余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最好的经典爱情，但面对病床上的父亲，母亲一直“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让她的每一声呼唤都充满了力量，也让各时段的我对生活永远保有一份不变的热忱。

是的，这呼唤不是穿透，而是浸染；不是索取，而是邀约。不是无声的祈求，而是满心的期待。就像此时，我站在冬天的尽头轻叩春天的门扉，世界一定会以柳绿桃红的三月来回应我。

诗歌

草原组曲

●吕宏伟

(一)

留住拓印在砂岩，若羊的蹄印
它把山峦踩成波浪的形状
又把格桑花在山顶的褶皱拱起
点燃火把
十万顷草浪在星宇的凝视里迷航
牧人甩出长鞭
唤醒黄昏出现前
昨日的记忆

(二)

只出现在太阳下
自诩洁白的蒲公英
不动声色
散落在马力格尔的琴弦
散落在未蒸发的露珠
散落在初生的蒲公英
直到天籁初现
直到鱼溯涸辙
直到转移风向
最后出现在始作俑者
堆笑酒窝的脸上

(三)

木纹里生长着马头琴的弧度
文艺，迷离
刻刀游走于草原脉络
唯美，窒息
字眼与图腾共舞于苍苔冷冽上
粗犷和嗜啮起伏在苍穹里
自北，向西
不打乱雨水在琴弦的插曲
匆忙，离去

(四)

绣针穿透云霞的版画
缝补马缰新添的缺口
记录上次迁徙的痕迹
融化又结晶
食盐与誓言
勒勒车把奶渣碾成雪地
妆点萨日朗的发髻
而篝火余烬中 缓缓站起了
化了半妆的颓废

(五)

逆流黎明的边缘
是谁在油灯后留白
留白处苏醒
苏醒时啼哭
牧羊犬的瞳孔里
整片草原正在显影
当最后一抹靛蓝渗入瞳孔
地平线突然弯曲成
婴儿初睁的眼帘

